

第拾玖册

朱子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朱子全書

主編

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

第拾玖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本冊書目

楚辭集注

.....

一

昌黎先生集考異

.....

三三九

校點說明

朱熹所著楚辭集注八卷、楚辭辯證二卷、楚辭後語六卷，是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北宋洪興祖楚辭補注之後一部繼往開來的楚辭注本，標誌着楚辭研究由漢學向宋學的轉捩之點。集注「聊據舊編，粗加櫟括」。前五卷七題二十五篇按王逸本編次，均爲屈原所自作，各題前皆冠以「離騷」二字；後三卷錄宋玉等五人八題十六篇，因「大氏皆祖原意」，故各題前皆冠以「續離騷」三字，並刪除了王逸本七諫、九懷、九歎、九思等「意不深切」、「無足觀」之文，增補了賈誼、弔屈原、服賦兩篇佳作。辯證則是集注的補充，朱熹覺得，在「訓故文義」之外，還有些必須闡明或辯證的問題，爲避免注釋文字繁雜，特將其獨立成篇，約計一百一十餘條，大多是糾正舊注之失的札記，其中的真知灼見對後世啓迪良多。後語則根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刊補而成，選錄自荀卿至呂大臨的辭賦五十二篇，釐爲六卷，朱氏自認爲新編「於辭」、「於義」較之晁氏原編「益精」和「益嚴」。其去取充分體現了朱熹作爲理學家、政治家和文學家對屈騷及其繼作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的基本看法。

朱熹作楚辭集注在其晚年，一般認為始於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六十五歲時在潭州 荆湖南路安撫使任上。從集注與辯證的相輔相成來看，二者當是同時之作。楊楫跋稱慶元乙卯（一一九五年）朱熹「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可見其時正在注釋之中。辯證題前自署「慶元己未三月戊辰」，次年他即與世長辭，致後語未及卒業，其前十七篇有注，後三十五篇無注。他的弟子蔡沈夢奠記載其死前三日「又修楚辭一段」，疑即指後語而言。嘉定五年（一二二二年），其子朱在始取後語遺稿「謄寫成編」，嘉定十年將此稿與集注、辯證併刻。至此，朱熹所編著的楚辭三部分始並行於世，距朱熹作古已十七年了。

朱熹爲宋代集道學之大成者，一生所致力的是儒家經典的闡釋與傳授，而在逝世前數年却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楚辭的箋注，考其動因有二：一是爲現實政治所觸動。趙希弁說：「騷自楚興，公加意此書，則作牧於楚之後也。或曰，有感於趙忠定之變而然。」（郡齋讀書志附志卷下）所言大致不差。朱熹一生關心國家命運，自入仕途，志在「爲朝廷措置大事」，然而却「多所見抑」，甚至橫遭誣陷，但「愛君憂國之誠」却「九死未變」，晚年利用講筵直諫，以致觸怒了權臣韓侂胄，被貶出朝廷，「作牧於楚」；其後兩年，侂胄又誣宰相趙汝愚（謚忠定）「將不利於社稷」，貶往永州安置，不幸「暴死」於途中，朱熹也受株連而被斥爲「逆黨」，險遭殺身之禍（見宋史本傳）。他卒前的六七年間，處於光宗、寧宗兩朝，皇帝昏庸，權

臣執柄，箝制輿論，黨禍以興。這同當年屈原所在的楚國形勢及個人「忠而被謗」的遭遇是極為相似的，因而他想同洪興祖一樣，通過注解楚辭以諷現實，既以抒發憂國憂民之思，同時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二是爲了糾正王逸楚辭章句和洪興祖楚辭補注之失。據王懋竑朱子年譜和朱文公文集可知，朱熹早年便熟讀楚辭，能即席「歌離騷經」，並認爲「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辭賦之宗，學詩不本之於此，是以淺矣」，既以此教人，自己當然身體力行。於楚辭篤好既深，詩文中涉及屈原及楚辭者自亦不一而足。精深的楚辭學造詣使得同時代的著名詩人楊萬里也曾向他詢問過離騷句解。晚年成爲逐臣的經歷，更使他把屈原引爲異代知己，自覺心靈相通，這樣朱熹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認識自然足以超越前人。他認爲王、洪未能深入闡發屈原作品的思想與情感，更未能正確把握屈原的精神面貌。因而要以批判的眼光，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成一部集大成式的楚辭注本，揭示屈原「忠君愛國之誠心」，啓發「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注楚辭與注經書，在朱熹身上，可稱是其道「一以貫之」的。

朱熹對楚辭的深入鑽研，把楚辭研究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注「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爲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從整體把握局部，繼承了王、洪名物、訓詁和考據之長，而克服了他們的重複繁碎、穿鑿附會之弊，徹底擺脫了漢儒注經的習氣。尤爲突

出的是，他率先以自覺的文學眼光來解說楚辭，雖然仍置政治與倫理意義於首位，但同時也重視文本的審美意義，把作品的「情感」深切與否作為取捨、評價的標準，從而揭示了屈騷「幽憂窮蹙、怨慕淒涼」的藝術特徵，較正確地把握了作品比興形象的象徵意義和抒情層次，表現出相當高的審美鑒賞水平，其廣度與深度都無疑是前無古人的。這既與宋代整個文學研究的氛圍有關，更與朱熹本人高度的文化素養及豐富的詩歌創作經驗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無庸諱言，朱熹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始終為其理學思想所左右。他為了「增夫三綱五典之重」，盛讚屈原「忠君愛國之誠心」，但却批評屈原為人「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他雖然理解屈原的創作「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但又對其中「跌宕怪神」的內容與「怨懟激發」的感情不無微詞。這一切也就限制了他對屈原及其作品的全面領悟，抹煞了屈作中最光輝的批判精神，這不能不說是朱熹楚辭研究的局限性所在。再者，張載的鞠歌和呂大臨的擬招皆淡乎寡味，藝術性明顯不足，而朱熹却置於後語之末，作為「曲終奏雅」。聲稱「大臨受學程、張之門，其為此詞，蓋以寓夫求放心、復常性之微意」，「附張子之言，以為是書之卒章，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焉」。這樣做毫不足怪，因為在道學家的眼中，「道」之與「文」，「道」無疑是占第一位的。

本書在南宋已多次刊行，據所知，有以下幾種：嘉定四年（一二二一年）同安郡齋所刊

楚辭集注、辯證，今僅存辯證二卷，藏臺灣中央圖書館；嘉定六年（一二一三年）章貢郡齋刊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已佚首兩卷，取別本補足；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朱在所校集注、辯證與後語合刻本，今不可見；端平二年（一二三五年）朱鑑刊本，今藏國家圖書館，乃現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辭刻本；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年）向文龍刊本，今已不傳。此後，元、明、清刊本很多，見於書目的約有三十餘種。

本書的點校，以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端平本作為底本，對校以掃葉山房影印的元後至元二年（一三三六年）建安傅子安宅刻本、黎庶昌古逸叢書覆刻的元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高日新刊本、明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年）吳原明刊本（此為明代最早刻本，此後的明、清刻本多由此出）、明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年）蔣之翹忠雅堂刊本（校理精審，是明代的最詳評注本）。必要時還參校了清康熙聽雨齋刊八十四家評本（無辯證、後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光緒十八年傳經堂刊本。另外，對原注引文有疑惑時，還參校他書，取其足資參證者。限於水平，點校舛謬之處，敬請讀者賜正為感。

一九九七年十月 蔣立甫

目錄

楚辭集注

目錄.....一五

卷第一

離騷經.....一九

卷第二

離騷九歌.....四六

東皇太一(四六) 雲中君(四八) 湘君(四九) 湘夫人(五一) 大司命(五三) 少司命(五五)

東君(五七) 河伯(五八) 山鬼(五九) 國殤(六一) 禮魂(六二)

卷第三

離騷天問.....六四

卷第四

離騷九章 八七

惜誦(八七) 涉江(九二) 哀郢(九四) 抽思(九八) 懷沙(一〇二) 思美人(一〇四) 惜往

日(一〇七) 橘頌(一一〇) 悲回風(一二二)

卷第五

離騷遠遊 一一八

離騷卜居 一二六

離騷漁父 一二八

卷第六

續離騷九辯 一三一

卷第七

續離騷招魂 一四四

續離騷大招 一五五

卷第八

續離騷惜誓	一六四
續離騷弔屈原	一六七
續離騷服賦	一六九
續離騷哀時命	一七二
續離騷招隱士	一七六

楚辭辯證

目錄	一八〇
辯證上	一八二
目錄(一八二)	離騷經(一八三)
	九歌(一九四)
辯證下	二〇一
天問(二〇一)	九章(二〇六)
	遠遊(二〇八)
	卜居(二一一)
	漁父(二一一)
	九辯(二二二)
招魂(二二三)	大招(二二四)
	晁錄(二二五)

楚辭後語

目錄	二二七
----	-----

卷第一

成相	二二三
侘詩	二三一
易水歌	二三四
越人歌	二三四
垓下帳中之歌	二三五
大風歌	二三六
鴻鵠歌	二三七
卷第二	
弔屈原	二四〇
服賦	二四〇

瓠子之歌	二四〇
秋風辭	二四二
烏孫公主歌	二四二
長門賦	二四三
哀二世賦	二四五
自悼賦	二四六
反離騷	二四八
卷第三	
絕命詞	二五七
思玄賦	二五八
悲憤詩	二六四
胡笳	二六五

卷第四

登樓賦	二七一
歸去來辭	二七二
鳴皋歌	二七三
引極	二七四
山中人	二七五
望終南	二七六
魚山迎送神曲	二七六
日晚歌	二七七
復志賦	二七七
閔己賦	二七九
別知賦	二八〇
訟風伯	二八一
弔田橫文	二八二

享羅池……………二八三

琴操……………二八三

卷第五

招海賈文……………二八七

懲咎賦……………二八九

閔生賦……………二九一

夢歸賦……………二九二

弔屈原文……………二九四

弔萇弘文……………二九五

弔樂毅……………二九六

乞巧文……………二九七

僧王孫文……………三〇〇

卷第六

幽懷賦……………三〇二

書山石辭	三〇三
寄蔡氏女	三〇四
服胡麻賦	三〇五
毀壁	三〇六
秋風三疊	三〇七
鞠歌	三〇八
擬招	三〇九
跋	鄒應龍 三一
跋	朱在 三二
跋	朱鑑 三三
附錄	三一四